

曾標所敘

第二期

小說之部

九
十
三
年

露俄原著

中華民國二十年六月初版——三〇〇〇

九十三年

平裝本定價九角

版權所有

法國 露 俄 原著

曾 樸 譯 述

眞美善書店發行

九十二年評語

譯俄著書，從不空作，一部書有一部書之大主意，主意都爲著世界。如鐘應守爲宗教，噫無情爲法律，海國勞人記（卽小說時報所載噫有情）爲生活，笑的人爲階級。然則九十二年何爲？曰爲人道。九十二年千言萬語，其實只寫得一句話曰：「不失其赤子之心。」

人說九十三年是紀事文，我說九十三年是無韻詩。何以故？以處處都用比興故。只看卷一第五十六章叙嫩禍，卷四第一二章，述三童戲嬉，意何

所指，不要被作者瞞過。百科全書評九十三年，謂爲詩體之散文，是搔著癢處語。

無宗教思想者，不能讀我九十三年，無政治智識者，不欲讀我九十三年，無文學觀念者，直不敢讀我九十三年。蓋作者固大文學家而實亦宗教家政治家也。

九十三年，當頭棒也；當代偉人不可不讀。九十三年，亦導火綫也，未來英雄，尤不可不讀。

譯者識

曾樸所叙全目

第一時期（一八八八——一九〇〇）

詩之部一

未理集 庚寅以前

光無集 辛卯壬辰

响沫集 癸巳至丙申

毗輞集 丁酉至庚子

右爲三十歲以前之古今體詩集。

文之部二

推十合一室文存二卷

右爲青年壯年時代之騷散文合集。

札記之部三

執丹瓊語二卷

右爲讀書札記。

攷證之部四

補後漢書藝文志一卷攷證十卷

右爲補充後漢書藝文志所遺佚之文獻，復加以考證之鉅製。

歷代別傳四卷

右爲搜集歷代之遺聞佚事而加以整理之作品。

戲劇之部五

雪曇夢院本四卷

右爲戲劇性之脚本。

第二時期（一九〇一——一九二六）

詩之部一

龍灰集

右爲三十歲以後之詩集。

文之部二

吹萬嘯文錄二卷

右爲論法蘭西詩法，詩史，及詩之派別源流之鉅製。

札記之部三

蟹沫掌錄二卷

右爲研究法國文學之讀書札記。

小說之部四

孽海花三十卷

露俄著九十三年二卷

右爲露俄描寫法國革命事之鉅著。

傅蘭儀著影之花四卷

右爲描寫英國某王之秘密戀史，曾引起英法國際間重大之交涉。

戲劇之部五

露俄著呂克蘭斯鮑夏

露俄著項日樂

露俄著呂伯蘭

露俄著鐘樓怪人歌劇

右爲露俄戲劇全集中之四部。

第三時期（一九二七——現時）

詩之部一

續未理集

右爲最近兩變後之新詩集。

小說之部二

魯男子：

〔一〕戀

〔二〕婚

〔三〕樂

〔四〕議

〔五〕宦

〔六〕戰（於眞美善季刊一卷一號起，開始登載。）

佐拉著南丹與奈儂夫人

聶俄著笑的人（於廣美香季刊一卷一號起，開始登載。）

短篇小說集

戲劇之部三

莫利愛著夫人學堂

聶俄著歐那尼

聶俄著克林威爾

聶俄著瑪莉韻姐洛姆

聶俄著嬉王

聶俄著馬麗王陶

聶俄著弼格達佛

聶俄著自由戲劇

聶俄著雙生子

右爲寫戲劇全集。

攷證之部四

中國神代史四卷

新韻譜

筆記之部五

象記二卷

右爲隨筆式之自傳，並列入各時期生活之圖象。

回憶錄一卷

右爲生活之回憶。

病的心聲一卷

右爲隨感錄。

卷一

第一章

當一千七百九十三年，五月杪，有巴黎民軍一隊，桑坦爾（巴黎麥酒商，攻文臺時之師團長。）率之，往攻勃蘭姆者，道經沙達蘭森林。其時部下健兒，爲數不及三百，蓋適經蘭丹瑞麥焚密三度劇戰之後，僅留此劫餘之殘隊鼓勇而進。

先是，巴黎遣征文臺之軍，（文臺爲王黨起事地。）僅九百十二人，及四月二十五日，高威爲司法大臣，蒲處達爲陸軍大臣，提議發送志願

兵，助攻文臺，巴黎廳府，特遣桑坦爾招集一萬二千人，野戰砲三十，砲兵一隊，應召往。二十八日，在廳府授桑坦爾以口令曰：「勿市恩，勿縱敵」；五月朔日遂由巴黎出發，不料轉戰至五月杪，歷時不及一月，此萬二千之志願兵，爲國死者乃逾萬人！

今茲三百健兒，卽萬二千人中殘餘之部曲也。經巨創之後，猶賈其餘勇，徐徐整隊，向沙達蘭林進發。是林素以險惡稱；入林後，昏黑不復見天日，亦不復知有陰晴旦暮。軍隊經此，且行且作警備，前後左右，巡視無敢或怠。名將荷蘭培曰：「軍人之背，宜置一目。」度此時兵士意中，卽人增十目，猶恨不能悉窺林中之秘也；況沙達蘭林，爲跋者麻士基登出產之地，於九十二年十一月，內亂初起之時，麻士基登，曾於是間奮其脫鞘之刃，血人無算，至今草木猶有餘腥，以受創之軍隊，經此惴惴栗魂之地，其戒嚴也固宜。

林中固幽暗特甚，然景色殊佳：綠蔭匝地，新翠撲人，有時微風吹拂，大類波動之軟垣；日光滲漏，亦幽幽作沉碧色；地上則野花亂開，蕨尾石蒜之屬，無不舒紅吐紫，抑若於密箬中，宣告韶麗之天氣者；細草茸茸，乃爲天然之氈毯。諸兵士分花拂葉而來，觀其神色之間，乃殊未於此間得少佳趣，但覺棲鳥飛蟲咸足生其疑影耳。

維時兵士愈行愈深，其恐怖心與里程同其增進；且時時於路旁發見殘屍焚屋，刑人之鐵架，染血之樹枝。何處曾造飯，何處作彌撒，何處曾治傷人，一一可目驗而意想。以現象卜之，必有軍隊過此，爲期尙不甚遠。今何往乎？遠耶近耶，抑伏而狙擊我耶？均不可知。惟見荒荆叢灌蔽途寒徑，脫令設伏，十步之內，決無所睹，其危疑爲何如耶？

於是大隊暫不進，遣候兵三十人，一軍曹率之爲前驅，一從軍女商人隨之。

行未百武，前驅之兵忽狼顧不前，蓋此時彼等耳鼓中似觸有人類呼吸之聲，出於叢莽間，又見樹葉動搖不止，知有異，急發警號戒備。

不一秒鐘，三十候兵，已列隊作環形，咸舉鎗向樹葉動搖處，手按槍機，目注暗隙，祇待軍曹口號一宣，鎗將立發。當此間不容髮間，女商人適立隊側，翹首若有所睹；忽聞軍曹呼曰擊！女商人亦疾呼曰止！呼既，卽跳身入深林中，衆兵士隨之。

蓋深林中，有一圓形隙地，一巨大之半枯樹僵蹇其上。根株中空，枝葉上覆，苔蘚下敷，儼然成穴室狀。穴門半啓，中有一婦人，席草而坐，懷中抱一兒，方哺乳。兩小兒據母膝熟睡，吁吁作鼾聲。

女商人趨穴畔呼曰：「爾曹留此何作，殆顛耶？徵我：爾曹殆彈下矣！」婦人聞呼，略一舉首。其時兵士亦繼至，女商人顧曰：「此間非伏，乃一婦人。」兵士應曰：「然，吾等已熟睹矣。」

此婦初無驚色，瞥睹環而立者，無數之刀光劍影森冷逼人，諸兵士面目又復猖獗無倫，乃愕顧若夢醒，全體一震，致驚其膝上之兩兒。

一兒微啓其目，呼曰：「阿孃，兒飢矣！」一兒張小拳抱首而呼曰：「兒恐甚！」惟懷中之小孩，絕無聞見，但緊含母乳啜噉不已。

婦人此時如受電擊，自頂至踵，顫動不已。仰視適面軍曹，但見鬚眉茸茸峭立，幾掩其面之全部，兩目紅饒翕張，不可嚮邇，震乃益劇。

軍曹慰之曰：「毋恐，吾曹非他，乃巴黎赤幟隊也。」女商人亦曰：「我則赤十字團耳。」軍曹曰：「瑪丹爲誰，請告我？」婦人膛視不敢答。

此婦年事尙少，面枯瘠而慘白，衣襟襖類乞兒，首蒙一巨大之頭巾，爲勃蘭峒式，身裹羊皮，以一繩圍繫項下，袒露雙乳，絕無羞澀態，足則無襪無履，指蹠血痕縷縷然。軍曹注視此婦，良久良久曰：「可憐哉貧婦。」女商人溫語之曰：「爾何名？」婦人乃期期作低語曰：「我名佛蘭

宣。」女商人徐徐以手撫摩懷中兒曰：「妮子幾歲？」佛蘭宣曰：「纔十八月耳。」女商人曰：「是已長成，何猶哺乳耶？宜斷乳，飼以麵包。」

佛蘭宣見女商人嫵煦狀，知無惡意，心少安。膝上初醒之兩童，見兵士冠頂羽毛，從風飄颻，以為嬉春粉蝶，愛翫不置，恐怖之念，已擲諸腦外矣。

佛蘭宣曰：「諸兒皆飢，我乳亦垂竭矣。」軍曹曰：「我將食諸兒，且及爾。但未食之先，宜答我一語，即爾於政治上之意見何屬也？」佛蘭宣目視軍曹不能答。軍曹曰：「我詢汝之語，汝聞之乎？」佛蘭宣實仍未會軍曹何語，強答曰：「我自幼入隱修院，然實非女尼，已爲人婦矣。我之法蘭西語，由姊氏授之。所居之邨，已罹兵火，我因避難急，遂無暇納履耳。」軍曹曰：「我非詢汝以此，我所詢者，乃汝之政見耳。」佛蘭宣曰：「何爲政見，我乃未解。」軍曹曰：「我聞此，因前此王黨，往往有